

歷史的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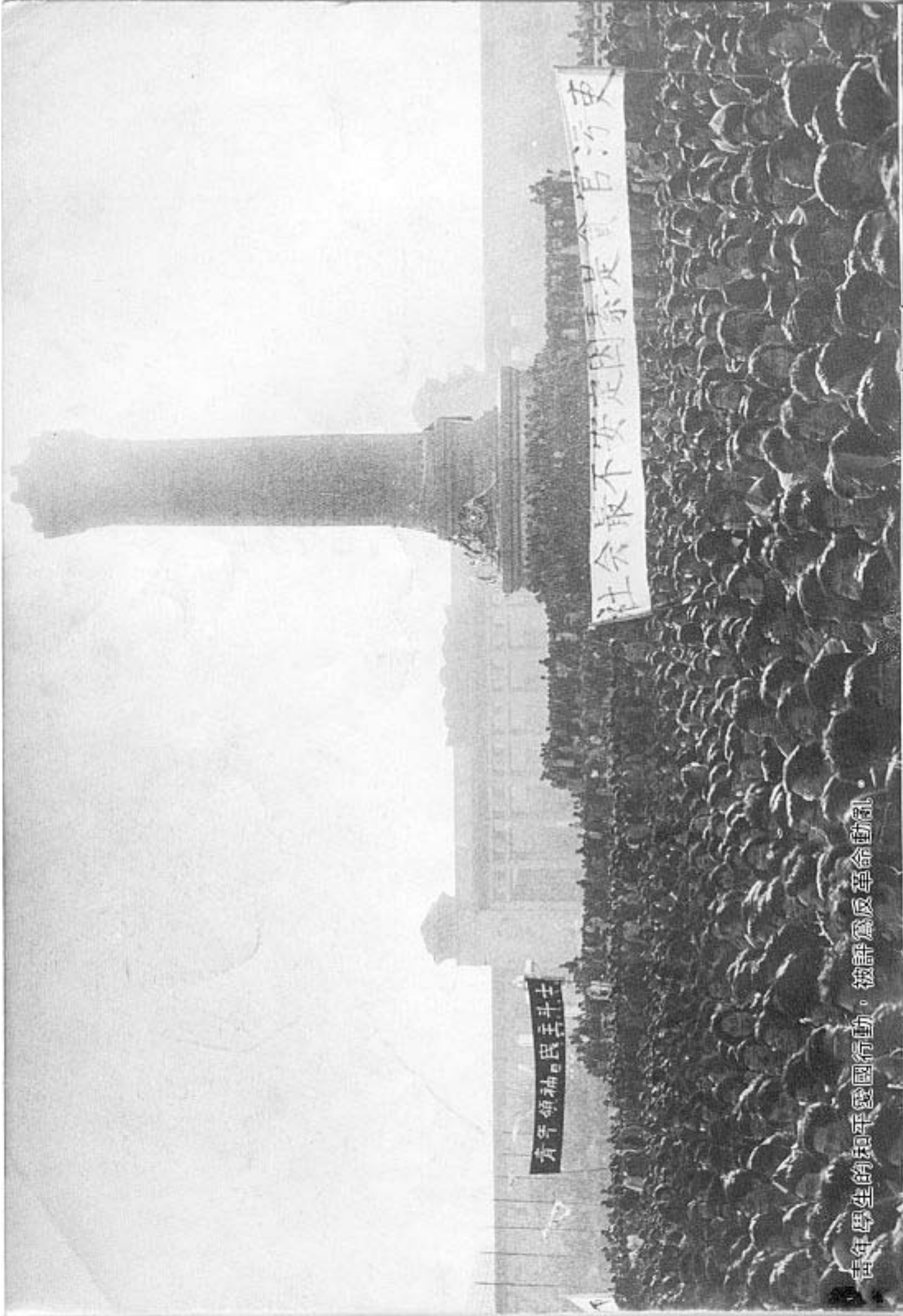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匯報記者組直擊報導

# 血洗京華實錄

第二版

每冊港幣：112元

香港文匯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學生的和平愛國行動，被評為反革命動亂。



# 民主的吶喊



四月中旬以來，天安門廣場不斷出現學生集會示威的場面。



學生以天安門廣場作為第二個追悼開始之時，與軍警對坐，秩序井然。



## 北京愛國民主運動日誌

- 四·一五 胡耀邦病逝在北京醫院。  
北京大學立刻出現大批悼胡大字報，要求民主。
- 四·一六 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擺放悼念花園。
- 四·一八 凌晨六千名學生由北大遊行到天安門。四萬學生在人民大會堂靜坐，提出七點要求。
- 四·一九 學生深夜在新華門前與軍警發生衝突。悼胡活動蔓延到上海。
- 四·二〇 南京、上海、天津、合肥、武漢等市均有遊行。
- 四·二一 十萬人通宵聚集天安門廣場，違抗北京市政府的清場通告。
- 四·二二 官方舉行胡耀邦追悼會，三名學生遞交請願書，但遭官方拒收。追悼會後發生學生衝突事件。
- 四·二三 北京臨時學生聯合會號召罷課，組織學生上



胡耀邦的會場，



五月四日，學生大遊行，經過民族飯店附近。

羣衆爬到建築物的頂上，爲遊行的學生打氣。

街演講。

- 四·二五 鄧小平根據北京市委報告，作了內部講話，此乃《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基礎。
- 四·二六 《人民日報》上發表社論《要旗幟鮮明反對動亂》，當局透過電台及電視全國廣播。
- 四·二六 上海市委撤掉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之職。
- 四·二七 五十萬學生示威，歷時十二小時。國務院應承與學生對話。
- 四·二九 全國學聯邀請的部份學生與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對話，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不承認此次是真正的對話。
- 五·一 學生發表「告香港同胞書」，呼籲香港學生支持，並邀請港澳政協委員徐四民到北京辦報。
- 五·二 學生要求官方翌日中午前答應對話，否則，在五月四日上街遊行。
- 五·三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記者會上拒絕學生要求，視北京高校聯為非法組織，並指出學生背後「黑手」包括「中國民聯」等。
- 五·四 北京學生遊行，各地學生赴京支持。二百多名新聞工作者首次加入遊行，要求「新聞要講真話」，要求恢復欽本立的職務。
- 五·五 學生普遍復課。
- 五·六 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向人大常委、國務院及中央遞交請願書，要求對話，希望允許新聞記者採訪及全面報道。
- 五·七 學生訂出對話綱領，要求如何評價今次學潮及深化改革。
- 五·十 萬名學生單車遊行，千名北京新聞工作者透過全國記協上書中央，要求與中央領導人對話。

會有一段時期，軍民心靈相通。

- 五·一一 北大學子決定邀請戈爾巴喬夫到北大演講。
- 五·一三 數千學生在天安門絕食靜坐，要求肯定學生運動，否定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
- 五·一四 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答覆學生說，要中央否定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目前是不可能的。
- 五·一六 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透露，中央至今仍由鄧小平掌舵。  
北京知識份子聯名發表「五月聲明」支持學生。
- 五·一七 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發表書面談話，要求學生停止絕食，保證不會秋後算帳。
- 五·一八 清晨五時許，趙紫陽、李鵬、喬石和胡啟立親赴北京協和醫院探視絕食入院學生。李鵬與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內交談了五十分鐘，認為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政府因此不能坐視不理。
- 五·一九 趙紫陽凌晨四時五十分到天安門，含淚懇勸學生停止絕食。晚上召開中央和北京黨政軍幹部大會，國務院總理李鵬和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在會上發表講話。李鵬指學運為動亂，為一小撮人蓄意製造，表示要迅速恢復秩序。下午六時過後，學生一度取銷絕食行動，改為靜坐，收聽李鵬等講話後，二十萬在廣場的學生宣佈同時絕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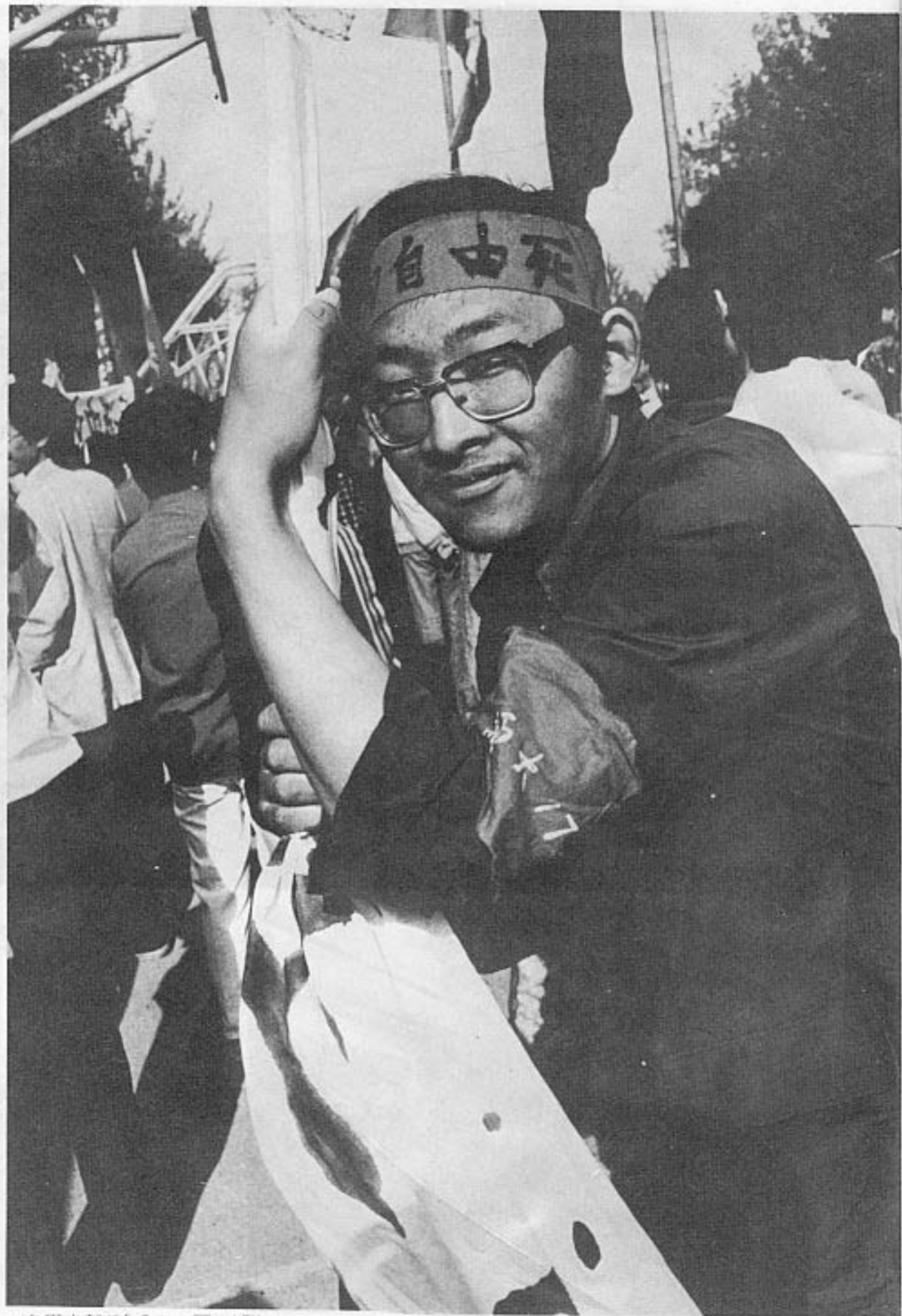


這位士兵的目光，  
是否懷疑今次出兵的動機？  
據了解，很多士兵奉調來京，  
也不知是為了什麼。



天安門廣場上，  
人們貼出了西安新城廣場羣衆  
被拘押的照片。





一名學生戴著「為自由死」的頭巾。



- 五·二十 超過十一萬抽調自五省市的解放軍部隊，日凌晨分批由北京市的東、西、南三面試圖向城內進發。上午十時，當局宣佈實施戒嚴。十一時左右新聞封鎖。數以十萬計的羣衆湧到街頭，阻截軍車入城。八號風球下，香港四萬市民仍在維園集會，支持北京學生。
- 五·二一 三十多名全國人大常委上書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老元帥聶榮臻、徐向前答覆高校學生詢問時，表示部隊執行戒嚴是爲了恢復首都的正常秩序，維護市區安全。本港首次約百萬人環市大遊行。
- 五·二二 萬餘知識份子在北京街頭和平遊行，抗議李鵬關於「制止動亂」的講話和他簽署的「戒嚴令」。
- 五·二三 戒嚴部隊奉命後撤。百萬人在北京街頭遊行。中央電視台恢復傳送外國通訊衛星服務。
- 五·二四 人大委員長萬里於華盛頓啟程返上海。衛星轉播活動再度中止。
- 五·二五 廣場十萬學生討論去向，主流意見堅持靜坐請願。萬里留滬，理由是「身體不適」。李鵬簽署了國務院給戒嚴部隊的慰問信及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向戒嚴部隊的慰問信。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增至五十多人。

五月十七日遊行中的一鏡頭。



死也不悔，更何況大雨呢？同學們冒雨堅守廣場，爭取與官方對話。



- 五·二六 圍城軍隊作長駐準備。學生決定續堅守廣場。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擁護李鵬和楊尚昆「五·一九」的講話。中央下達「白頭文件」，內裏列出趙紫陽的罪狀。
- 五·二七 學生發動全球華人大遊行。政協主席李先念和人大委員長萬里同意李、楊黨政軍幹部大會講話。
- 五·二八 學生撤出廣場決定延至六月二十日，直至人大召開常委會議。全球各地華人舉行大遊行。香港一百五十萬人再上街支持學運。
- 五·二九 任何人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彭真強調不能搞人治。學生連夜趕造「民主女神」塑像。
- 五·三十 傳北京三工人被拘，數百人包圍公安局。中央軍委副秘書長洪學智看望戒嚴部隊，要求官兵認識戒嚴意義。女神像座落天安門廣場上。

新聞要講真話，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呼聲。



五月十六日以來，不少羣衆驅車遊行，在全北京城內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運動。



同學絕食，以死明志。





「學生無罪，愛國有理」——汽車大遊行一鏡頭。

五·三一 公安局政治部稱三名工人已被釋放。當局組織萬人遊行，為李鵬和戒嚴令創造輿論。萬里返回北京。

六·一 學生提出對話四項條件，要求解除戒嚴令，撤軍，不秋後算帳及取銷新聞封鎖，冀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外國及港澳台記者在北京採訪，受到更嚴更全面的限制。北京發動羣衆輿論攻勢，報章、電台、電視台大量發表「呼籲制止動亂」的來信或來電。

六·二 逾萬軍隊拂曉推進廣場，十萬人湧往長安街阻截，而軍隊退至建國門待命，他們僅穿白恤衫綠軍褲，並無攜帶武器。而侯德建等四人在廣場上絕食。北京舉行譏諷「反動亂」的遊行。晚上，軍人開車在木樨地壓斃三人，激起羣情。

六·三 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會議，當局聲稱可能難產。秦基偉看望戒嚴部隊官兵，轉達鄧小平、楊尚昆問候。下午，北京公安警察、武裝警察和戒嚴部隊在六部口新華門和人民大會堂西側首次用淚催彈、塑膠子彈、警棍、長棍鎮壓學生、工人和市民。近百名市民受傷。晚上十時起，軍隊第一次在首都亂槍掃射，強行進入天安門廣場，民衆血染十里長安街，死傷無數。兩裝甲車瘋狂衝撞，運兵車亦擱翻，有人輾斃。部隊曾用機關槍向人羣掃射。凌晨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

六·四 凌晨四時四十分軍隊在天安門血腥鎮壓學生。經過一晚和一晝鎮壓後，初步估計，釀致一千四百多人死亡和一萬人受傷。全城竟日瀰漫血腥恐怖氣氛，槍聲未斷，交通癱瘓，商店關閉。香港各界人士怒火滿腔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血腥鎮壓，數十萬人舉行「黑色大靜坐」。美國總統布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日本政府、法國外長、澳洲總理、西德政府、泰國政府均已就北京的軍隊屠殺事件表示強烈不滿。



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部份北京大學生。

這是「和平敢死隊」的成員之一。  
小小年紀，所爲何事？  
——無非「自由、民主」四個字。



羣衆在街上檢獲的軍人用品。



# 圍城



北京學生躺在軍車  
進入北京的道路，  
阻止軍車前進。  
(5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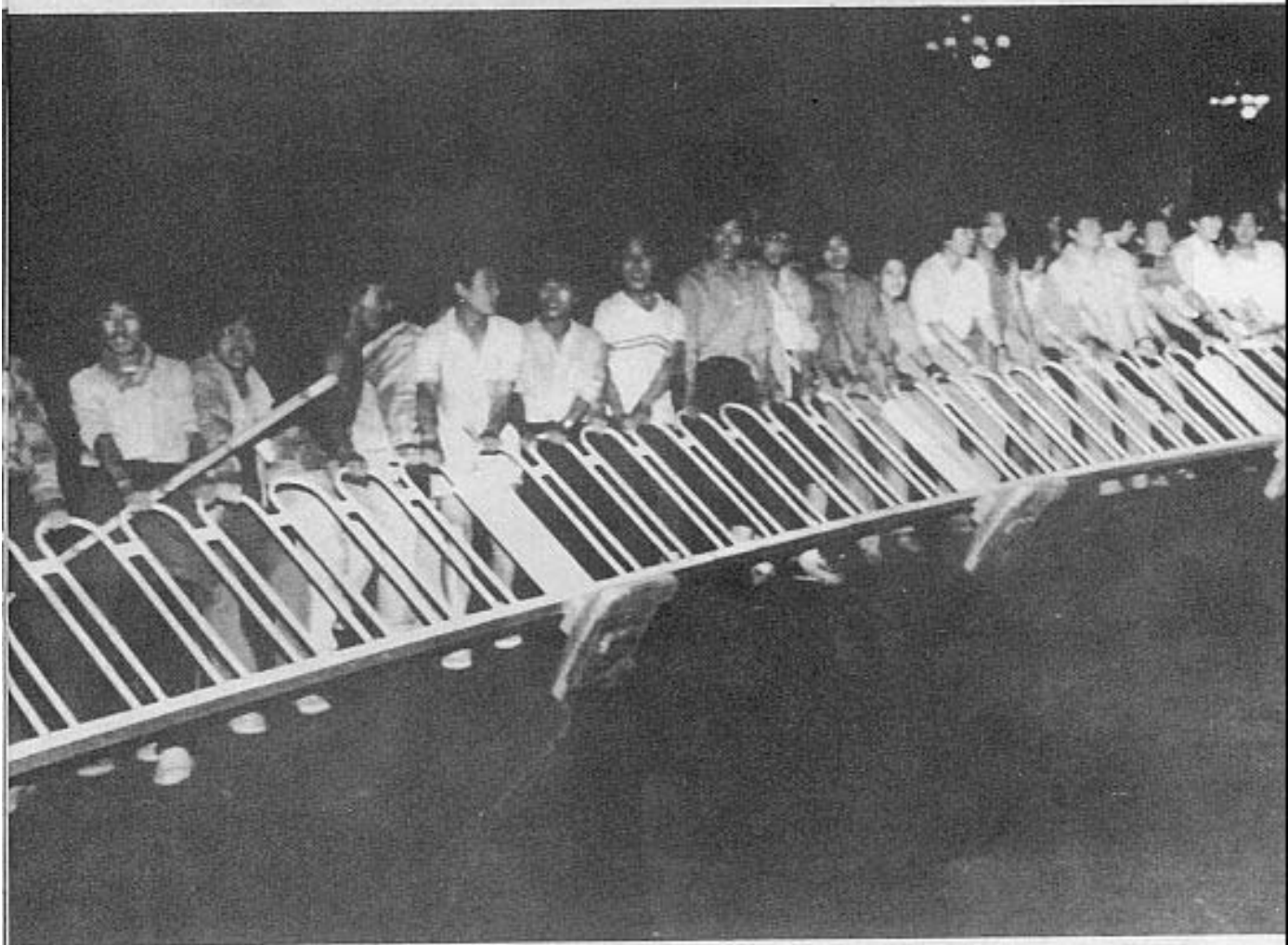


一輛警車，六月二日半夜十  
時許，在北京木樨地闖入  
人行道，致百姓三死一傷。



六月四日凌晨，北京示威學生爬上一輛在天安門附近被圍困的裝甲運兵車。





軍車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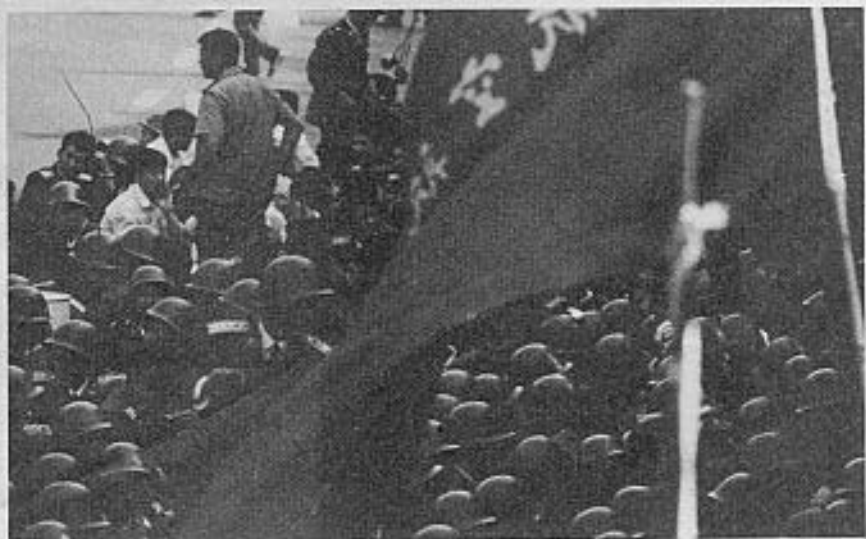
在坦克與裝甲車開入天安門廣場前，北京市民還高興地站在堵截軍隊車頂上高舉勝利手勢。



一輛裝甲運兵車在人民大學附近被攔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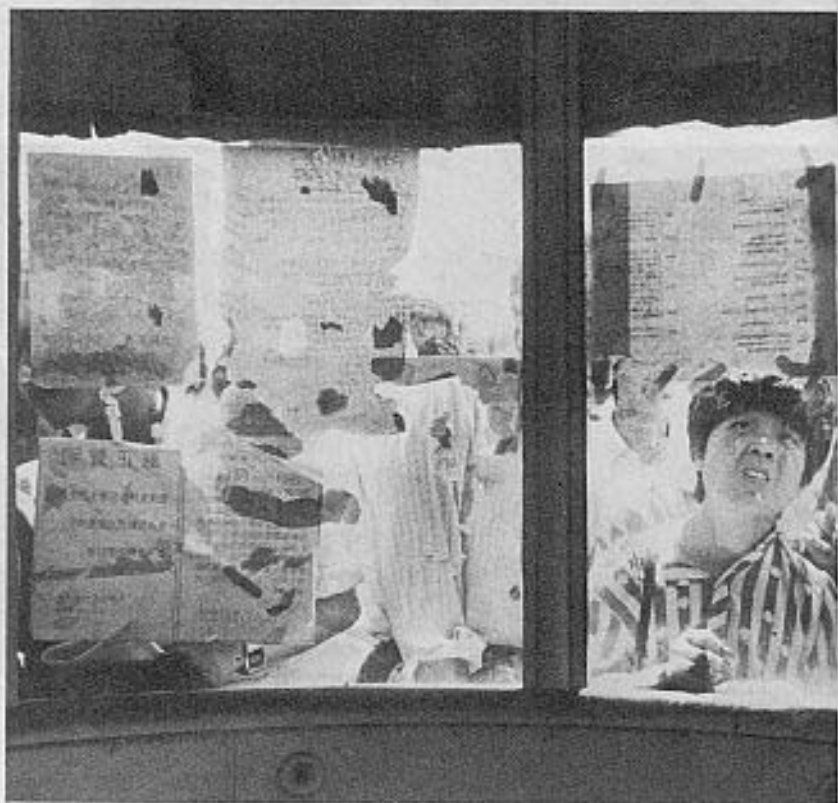
新華門前羣衆在向軍警說理。(6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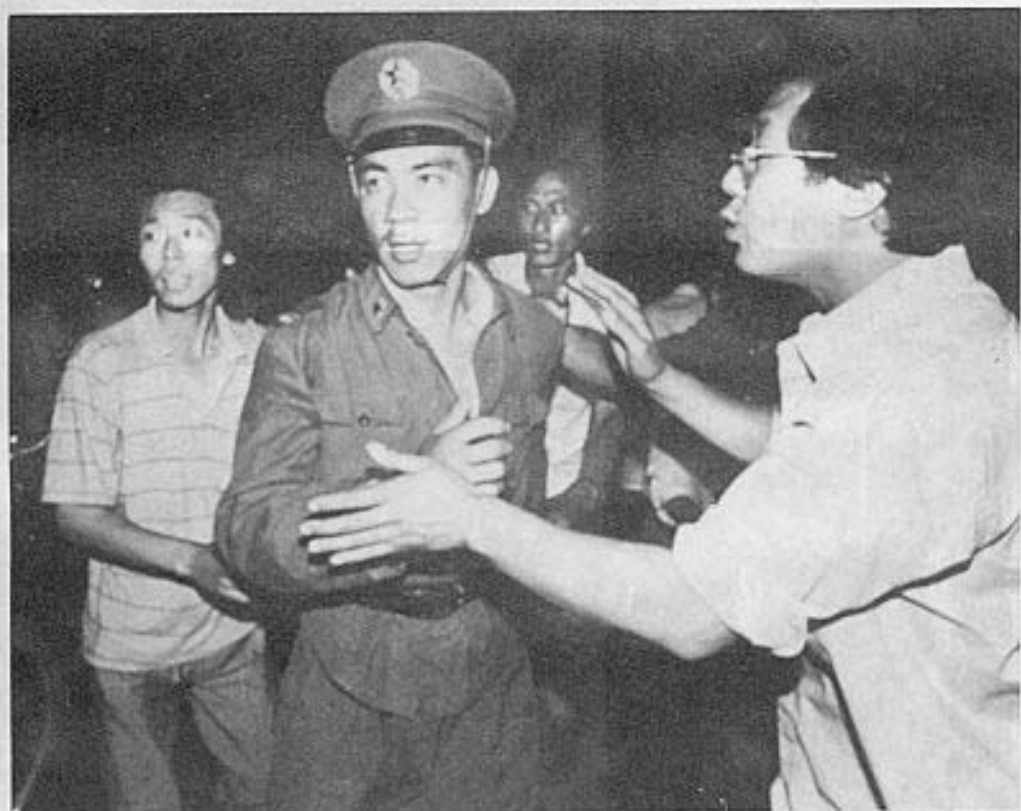


一師軍隊6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側被羣衆包圍。



入城軍人制止記者攝影，  
羣衆加以勸阻。





不明真相的軍人入城，羣衆向他們講明事實。

焦急的北京人民從大字報、小字報中了解最新動態。

6月2日深夜，  
木樨地發生軍車撞死羣衆事件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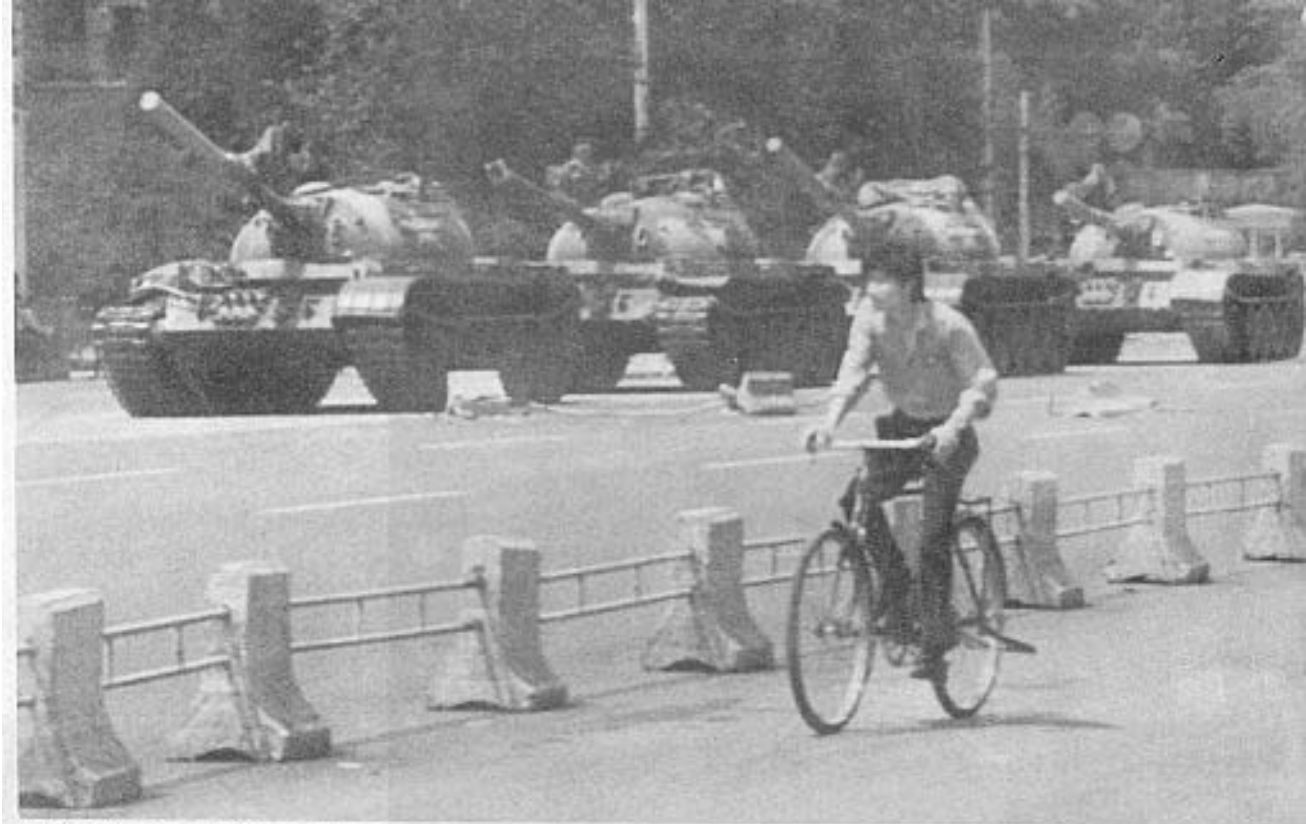


屠殺之前，羣衆成功地堵截了部份軍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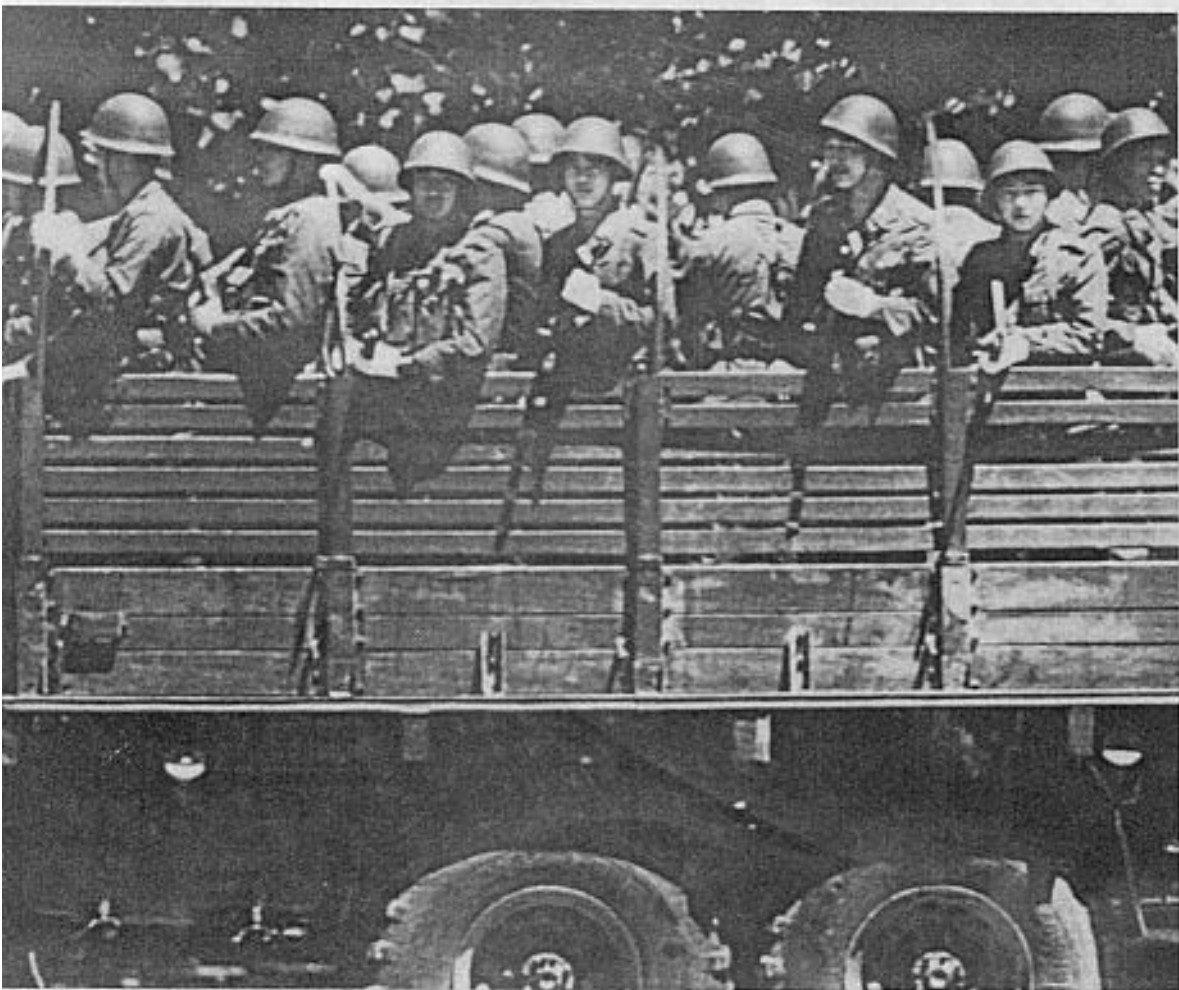




一名軍人跌倒了，羣衆上前將他扶起。



軍隊在北京市中心街口戒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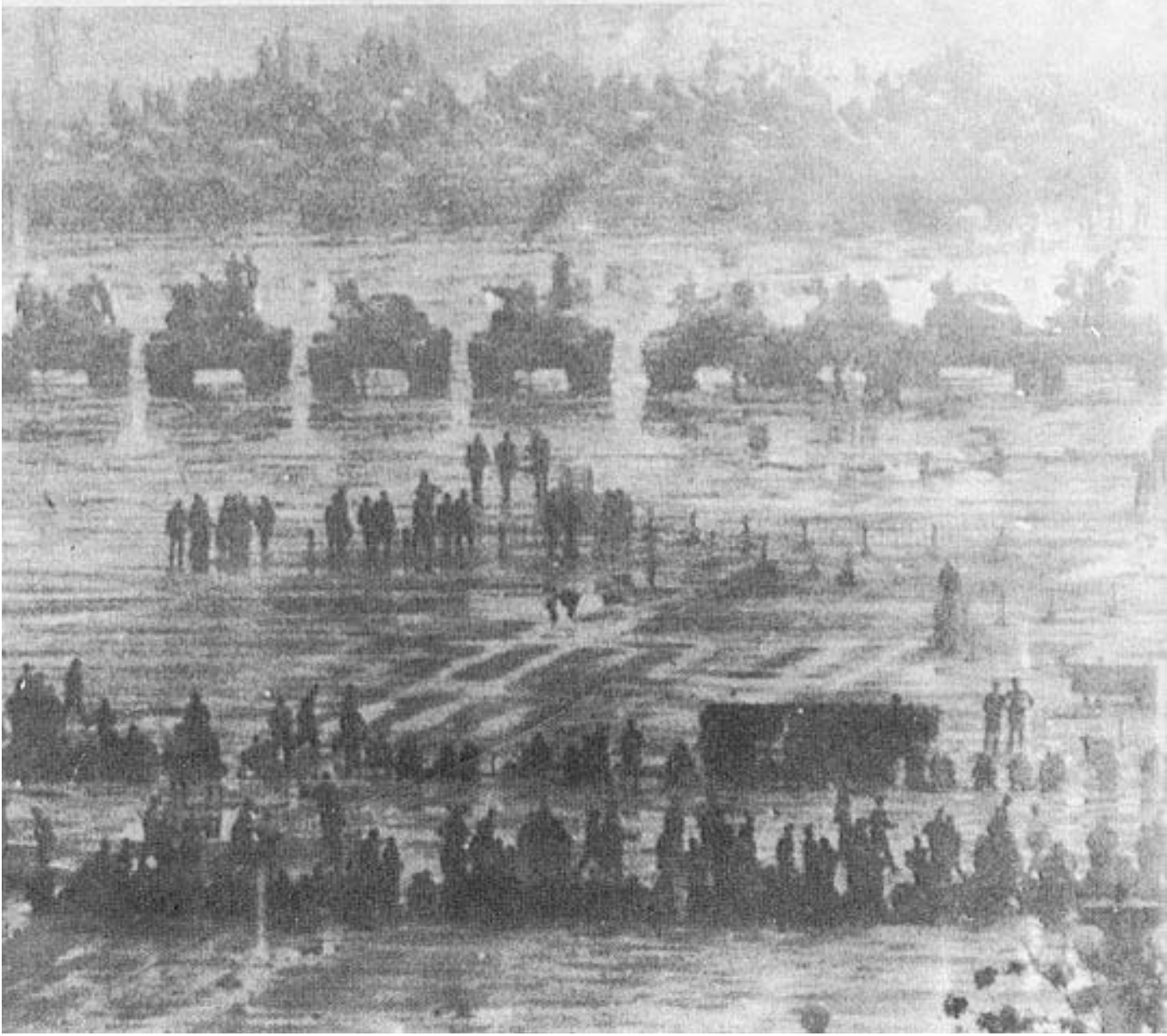


一輛載着士兵的軍車，在外國人住宅區附近開過





# 華京洗血





人民大會堂前，手牽手的士兵企圖衝破學生組成的人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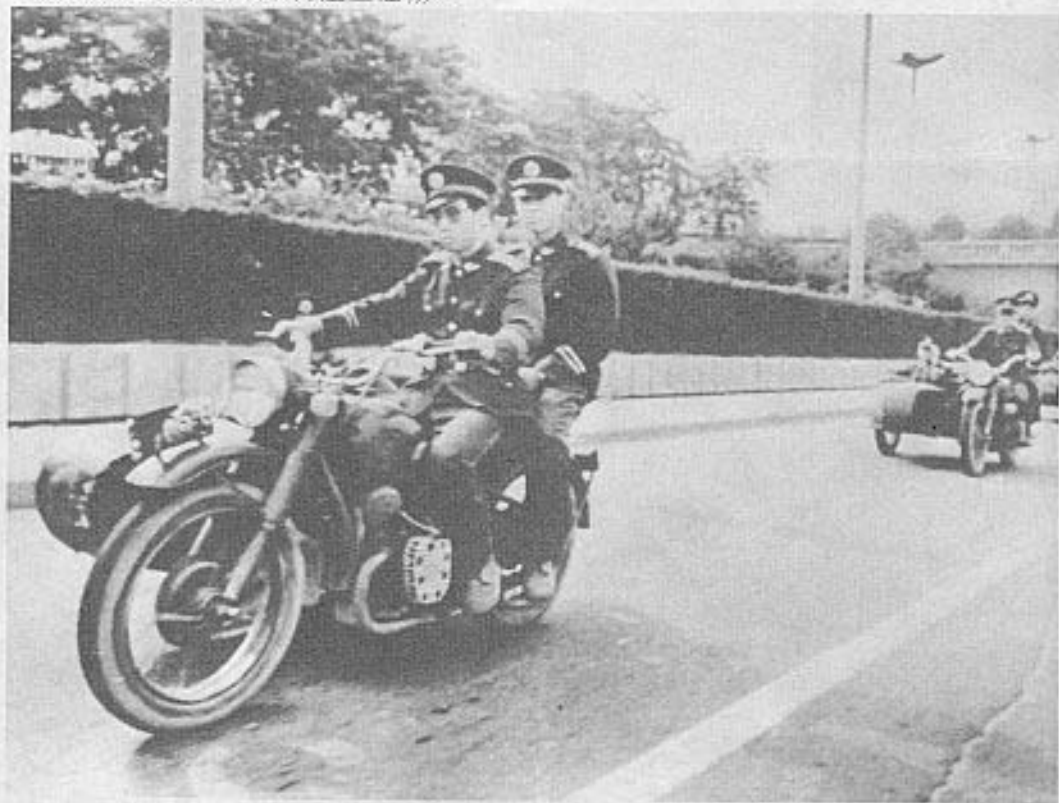
6月3日，新華門外軍警一度用木棍及電棒打人。



軍車被焚(建國門外)。



戒嚴部隊在北京街頭執行巡邏任務。



不時放槍殺人的狂暴軍人。



長安街上，幾百輛軍車向東駛去，為首的一輛不斷用擴  
呼「人民軍隊愛人民」，緊接着的軍車上，士兵却向空中  
。





6月3日長安街羣眾阻截軍隊進城。



六月四日晨，一名學生在擺設路障，阻擋焚燒著的裝甲運兵車前進。



一批裝甲運兵車，  
被拒絕執行屠殺的士兵棄置在街頭，  
遭羣眾焚毀。



被士兵打得頭破血流的一名工人。



六月四日早晨，長安街。  
軍隊一輪狂射後，羣眾紛紛走避，  
不少人中槍倒地。





一名中槍傷者被送往搶救。



六月四日凌晨，北京民衆用三輪車將受傷者送往醫院。

市民救起兩個重傷者。  
這兩人其後在送院路上死去。





六月四日早上，一些橫臥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死難者屍體。



搶救無效的一名死難學生。



市民利用三輪車趕忙將被軍隊槍傷的市民送往醫院。



在北京郵電部醫院門外，  
死難者父母和親人  
為被屠殺的親人(北大學生)痛哭。



搶救被槍傷的市民。





一名被士兵槍傷的姑娘被三輪車送往醫院。





六月八日，  
軍隊對來自外國使館區的狙擊做出反應，  
封鎖該區。



堆放在醫院的死難者屍體。



在天安門廣場列陣的坦克部隊。





數以百計的軍車在長安街上巡邏，不時向空中開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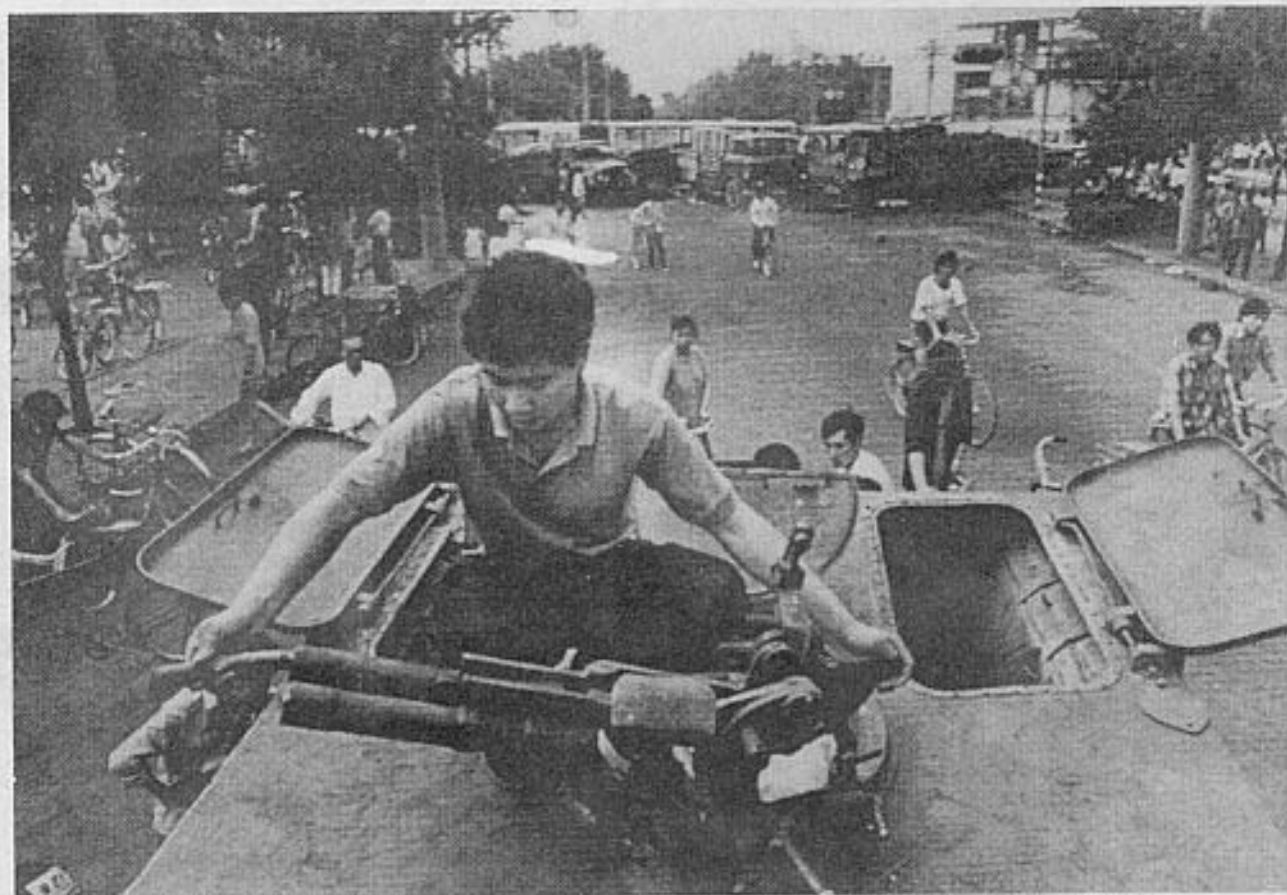
當年的市民過住了國家

# 六·四

北京街頭灰燼中留下一堆未被燒完的士兵用來毆打羣眾的棍棒。



# 六·四大屠殺親歷



一名市民在被焚毀的裝甲運兵車上，展示一架炮座；背景是市民用車輛堵塞軍隊進城的路障。

## 警車失事敗露了陰謀

六月二日晚上十時四十五分，八輛三菱牌“巡洋艦”型的武裝警察的中型越野吉普車風馳電掣地在長安街由西向東駛去。這個車隊到西長安街木樨地時，最後一輛吉普突然向馬路的右邊斜衝過去，首先將一個駕着機動小三輪車的男人撞倒，隨後，又再將兩個在慢車道騎着單車的男人撞倒。這輛吉普最後將路邊一個女士捲入車底的時候，這輛吉普也急速地打了一個旋轉跟斗後，便倒臥在行人道上。

當時有兩堆約2百多個市民在路邊準備攔截可能進入京城心臟地帶的軍車，他們親眼目睹這

幕慘劇的發生。一個站立路旁，差點也被撞着的張姓市民憤怒地將駕駛員從車內拉出來的時候，這個軍人居然說：“我在執行任務，我沒有什麼責任。”姓張的市民怒極之下，即時刮了他兩巴。

這批武警車隊後面尾隨着一架蘇式的小型公安車。這架公安車很快就開了過來，並急電公安局派人來錄影。圍上來的市民也急忙將四個被車撞倒的人拉搬上了一輛途經的小轎車，先送復興醫院，後轉送天壇醫院。本報記者一直在醫院等候這四個傷者的消息，翌日，證實三人搶救無效死亡，他們是北京城建公司工人田永林（三十四歲），車夫翟建國

# 記

(二十七歲)以及王永明(三十六歲·女士)，另一位北京煤炭學院英語教師劉立偉(二十七歲)仍處危險期，他顱內出血，肋骨骨折，脊椎二、三、四骨折，即使搶救過來，也是終身殘廢了。

北京公安局的人來了以後，匆匆錄了像便離去了。市民自發組織起糾察隊，不准清理現場，他們大聲喊着：請大家看看，到底是誰在製造動亂！一位市民跳上了這輛肇事車頂，悲憤地呼籲羣眾迅速趕去醫院保護屍體，明天(六月三日)實行抬屍大遊行。這時，一支自發形成的單車隊浩浩蕩蕩地沿長安街向東騎去，將這個噩耗傳出去。他們一路高呼：反對戒嚴，草菅人命，血債血償，打倒李鵬！沿途不斷有市民加入這支車隊，到達新華門的時候，已經有上千人了。他們在天安門廣場繞場一周之後，便在長安街分為兩支隊伍分東西方向而去。

其實，在這場悲劇發生的時刻，大批部隊已經接獲迅速進入北京城的命令，更大的人間慘劇，在精心的策劃下，終於在六

月三日凌晨正式拉開帷幕。

## 警覺的市民堵住了軍隊

六月三日凌晨直至四點為止，北京市處處發生學生、市民堵截軍人、軍車入城的情況。最大規模的堵截部隊進城，發生在僅距天安門廣場數百米之遙的北京飯店門前。當時大約是北京夏令時間三點十分左右。本報記者剛剛採訪完木樨地武警車撞死人事件，以及採訪了西直門部隊進城的情況回到北京飯店，見到不少市民正急急忙忙地搬攔桿，調汽車設置路障。當記者跳下車想看看個究竟的時候時，赫然入目的是一支長不見尾的軍隊沿着東長安街南邊的慢車道向天安門廣場方面進發。這支軍隊沒有穿軍衣，幾乎一色是綠軍褲、白襯衫，剃了光頭。他們六、七個一排，一個緊緊挨着一個，相互抱成團似的向前擠進。他們是每隔二、三十人，就有一個背無線電器材，頭戴軍用耳筒的通訊兵。他們來到正義路路口時，被市民死死的攔住了。

士兵粗暴地對付一名女示威者。



一名血流披面的示威者。



很多市民是從睡夢中被驚醒跑來的，不少人身上還裹着被單，穿着睡衣。在部隊的前頭，市民們用路邊掛標語的簾繩橫拉過來，幾十人拽住兩端，就是不讓士兵前進，要把他們拉回頭。幾乎是在場的每一個市民都給士兵做宣傳，勸喻他們萬萬不可殺害學生。不少姑娘都是哭着乞求：“你們回去吧，你們來我們的家幹什麼呀？”有的壯漢更是衝進隊伍中抱着士兵的手不讓他們前進。

## 疲憊的士兵被迫退回

這批士兵看上去也是疲憊不堪的了，他們約莫十八、九歲的年紀，一個個污垢滿臉，衣服也被汗水、塵土染得變成黃迹斑斑。他們每人都攜帶兩雙鞋，一雙是膠皮鞋，一雙行軍膠鞋。此外，除了斜背着卷起的雨衣之外，每人還在軍帽藏着一個塑膠包皮，內為金屬網造成的膠圈，據說是用來拖脖子用的。這些兵終於被市民堵截停了。有的士兵

也被市民們感化了，他們悄悄地告訴市民，他們是從距離北京七十公里的順義縣急速跑來的，來到這裏已經跑了兩個多小時了。記者見到至少十多個士兵因過度疲勞而不支倒地。一些中年婦女都罵了，這些都是孩子呀，李鵬這不是在糟蹋作孽嗎？這支隊伍在這個地段大約被阻停留一個多小時，便向東撤退，市民報以掌聲和歡呼聲。

## 武裝鎮壓的前奏

這支沒有武裝的隊伍是堵住了，但是，很多有武裝的軍隊都正在強行進入北京了。凌晨三時，天安門廣場告急；人民大會堂西側已經進入了軍隊；歷史博物館已經進入了軍隊；北京飯店西側的南河沿發現了有武裝的軍隊；西長安街發現運載武器的汽車。顯然，大批軍隊實際上已經將天安門廣場包圍起來了。這時候，六月三日的黎明在北京城降臨。

六月三日凌晨至中午時分，



在北京西城區被燒毀的一批軍車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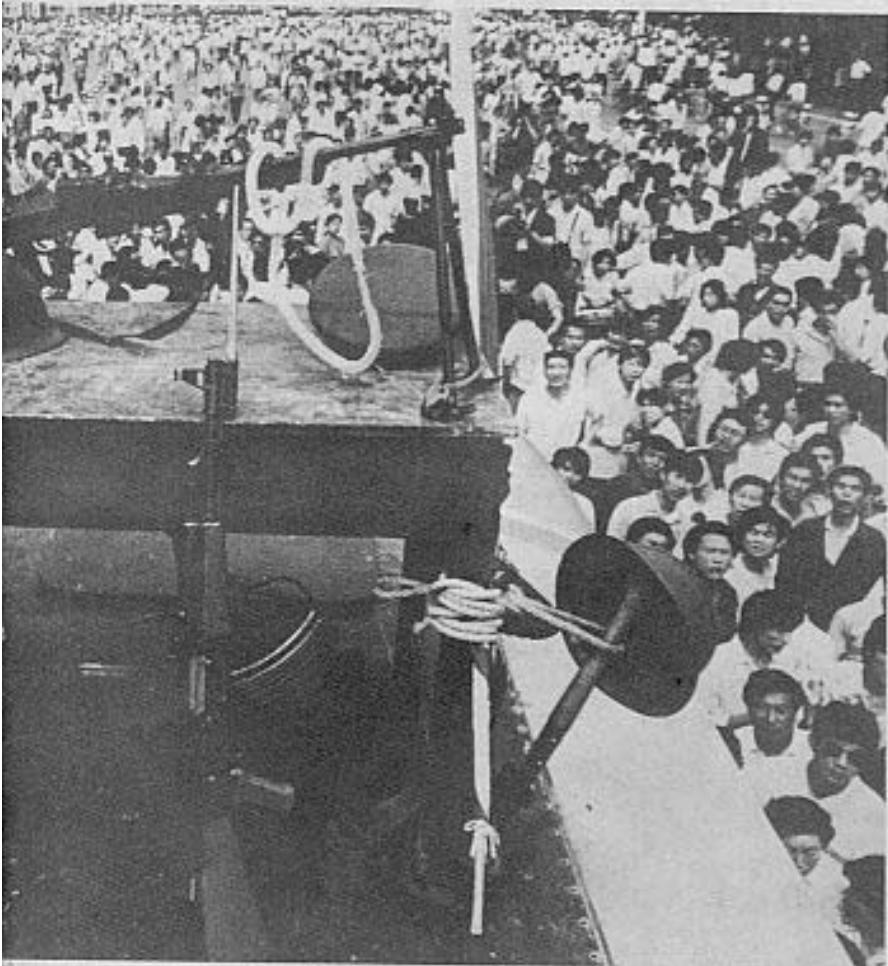
羣眾將從進城軍隊手中繳獲之武器



甲車。

學生們分別在新華門、西單、六部口等地方展示軍隊進城的物證。西單、六部口被市民堵截的三輛運送武器的大型旅遊巴士，學生將車內的機關槍、衝鋒槍、子彈箱、手榴彈箱、槍榴彈箱、防毒面具、鋼盔、小型報話機等搬上車頂給市民觀看。新華門門口則展示軍隊的軍鞋、軍帽、皮帶、軍用刀等一類物資，大批大批市民前往觀看。

六月三日下午兩點，鎮壓開始了。當時，西單、六部口和新華門都有很多市民在圍觀“軍用品”。突然，六部口響起了喇叭



表。

廣播聲，警告周圍的市民迅速離開。廣播不久，逾千名軍人、武警及交通警出現了，他們在西長安街築起厚厚的人牆，軍人人牆排列最後，武警人牆居中，站前排的是身穿白制服的交通警。人牆剛剛列好，一個指揮官跳上一輛吉普車頂，大喊一聲：立即執行任務。人牆後排立刻向東面的

人羣發射了約二十枚催淚瓦斯，與此同時，一大批手持電警棍、木棍的軍人及武警衝入羣，揮棒便打。人羣紛紛向長安街東面奔走，一時間，街上遺落大量的單車、鞋及背袋。

幾乎是同一時間，新華門內也突然衝出人數約三百的軍人，他們同樣是手持電警棍和杯口粗的木棍，衝出來後見人便打，將圍聚新華門門口的學生市民一直打退到長安街中心線外，然後立刻退回新華門圍成一個半月形的圈子，手持木棍不讓學生、市民進內。在這一路段約為時四十五分鐘的暴力鎮壓中，至少四十多個學生，市民被棍、塑膠子彈等打傷。復興醫院一位醫生透露，一位路過的孕婦被打至流產了。軍人在這次鎮壓中，搶回了學生展覽的，包括槍械、彈藥在內的所有軍用物資。

六月三日下午，北京已經多處出現軍人動手打學生、市民的情況。在人民大會堂西門，數千軍人給學生、市民團團圍住，期間不斷出現學生被打傷的情況。而屯在大會堂西門對面圍牆內的幾千軍人，更不時向市民扔磚頭。長安街的交通完全阻塞了，學生與市民的糾察隊在幾個衝突熱點來回穿梭。這種緊張氣氛一直到傍晚六時多，大會堂西側的軍人撤出為止。

當日是星期六，由於午間發生了催淚瓦斯，電警棍的鎮壓事件之後，天安門廣場以及附近格外的多人，幾十萬市民來到這裏，一來是了解下午這裏發生的事情，二來是觀看廣場民主大學開學大典的狀況。他們萬萬沒想到，死神已經向這裏逼近了。

正當人們湧向廣場的時候，前門地區在晚上九時左右突然出現了一支七百多人全副武裝的軍隊，他們舉起了刺刀的衝鋒槍和半自動步槍，急速地從和平門向北方向跑去。此時北京的這個中心地帶，市民攔截軍隊主要是在東西方向的街道上，所以在這段南北方向街道上的市民並不多。但是，市民一見軍隊，約近百名市民便上前攔截。這些軍人一見

有人上前，舉起槍托照頭砸去，三十多個市民瞬即被砸到頭破血流地倒地。其他人見到這批軍人如此凶殘，馬上跑開躲避。這支隊伍一直跑步進入中南海西門。

## 士兵一邊屠殺一邊嬉笑

軍隊入城，不僅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大屠殺，還在所到之處經常向人羣開槍。我們親眼看見一些士兵一面開槍，一面在笑，笑得多麼的恐怖，多麼的奸狡。

無人能猜，軍隊在什麼時候會開槍。六月三日晚上，一支軍隊浩浩蕩蕩地經過木樨地，路上行人急急躲起來。但是軍隊仍然向兩邊開槍，雖沒有射擊目標，但也要一顯威風。結果，還是有一些走避不及的途人橫死於這些瞎了眼的子彈之下。

這支似是野獸尋找獵物的軍隊繼續前往，經過工會大樓時又一次大開殺戒。他們這次不僅是向兩旁的地面開槍，而且還向站在兩邊居民樓樓上的居民開槍。當時因為軍隊進城的聲浪很大，不少居民從家中的露台和窗口往外望，工會大樓旁邊的宿舍的露台和窗口一下子就擠滿了人頭。正當人們用恐懼和憎恨的目光

注視着這支軍隊前進時，軍車上忽然射來如珠炮發的子彈，住在宿舍樓十三樓的一名工會幹部冷不提防，就被子彈擊中，倒在家人的懷抱之中。據目擊者說，軍隊沒有射擊目標，就胡亂開槍，四方八面和頭頂的空間，都是他們放槍的目標，似乎只有那硬碰硬的石屎路，才是他們不感興趣的。

在城東呼家樓附近的紅廟，同樣出現瘋狂的射擊居民樓事件。呼家樓和大北窩是軍隊由東邊入城的兩個重要的關口，有如兩個大壘壘，只要堵住這兩個地方，就可牽制着相當一部分的軍隊。在屠殺之前，成千上萬的居民曾經在這兩個地方成功地堵截了由通縣過來的軍隊，並把他們重重圍剿。

六月三日下午，又一支軍隊經過紅廟向城內進發，引來居民圍觀。由於國內的消息閉塞，當時很多居民還未聽見軍車壓死人的消息，還未聽見西邊已經大軍入城，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種好奇的心理湧來觀看。他們以為會像上兩次一樣，羣衆一堵，軍車就難以前行，跟着就退回去。誰知今次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軍隊不單沒有停下來，而且還老

軍警在三日下午第一次使用催淚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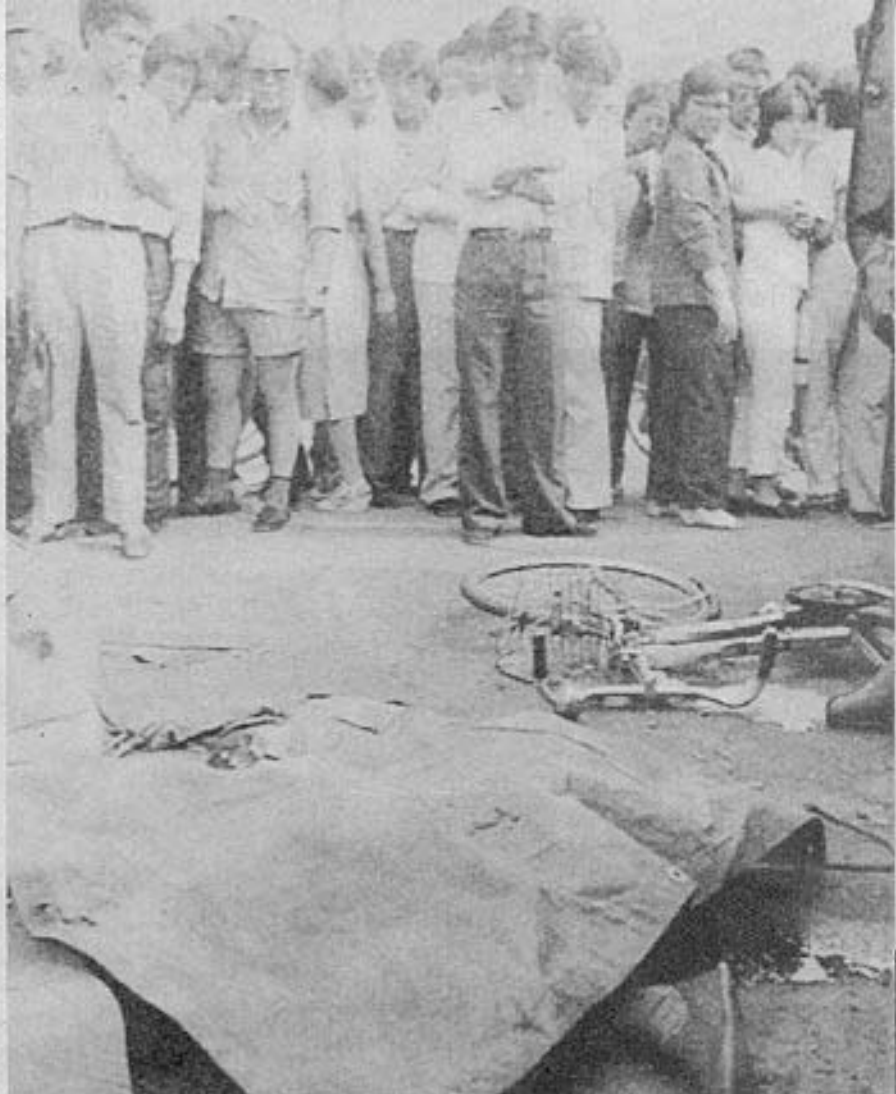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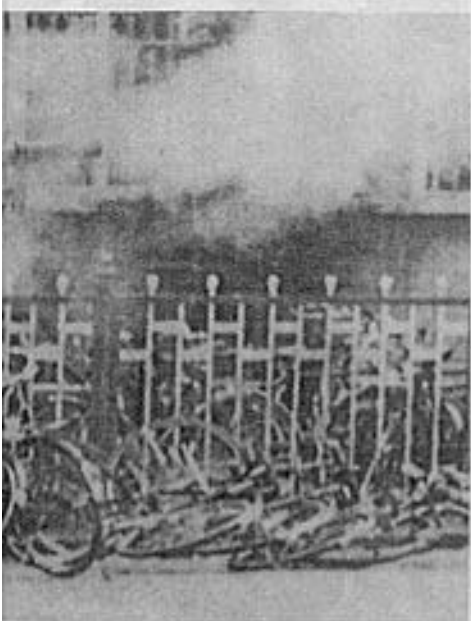


強行衝過人羣的軍車，被憤怒的羣衆放火焚燒。



北京軍警三日下午

五日凌晨，  
在天安門廣場東面聚集的人羣，  
觀看被軍隊殺害的死者屍體。



在六部口驅散市民和學生。

遠的開槍，不容居民有跑到路中攔截的機會。槍聲把人們嚇呆了，也把人們激怒了。有此羣衆冒死把竹桿擲向軍車，但這只有如隔靴搔癢，一點作用也沒有。軍隊開槍開得性起，竟然也向高空發射。一名在喜滋滋地樓上看熱鬧的七歲小童就在這一剎那中被流彈擊上，這小生命至今是吉是兇，我們實無法可知。人們都在罵：「槍口對着自己的人民，這算什麼人民子弟兵？站在樓上看熱鬧的，更不可能傷害他們，他們憑什麼開槍？他們的心到底是什麼顏色的？」

總之，在六月三日白天和晚上，不斷傳來軍隊在各地胡亂向人羣開槍的消息，安定門、安貞橋、海淀區，甚至在北京飯店和外賓居住的合資飯店，都有開槍事件和被流彈擊中的痕迹。至於死傷有多少人？實在無法估計。



六月六日早上，北京市民在觀看被燒毀的一批坦克車和運兵裝甲車。



被軍隊打傷的傷者在醫院。



坦克駛進長安街。





人們總結出一個規律，只要有人羣聚集的地方，那裡就最容易成為槍擊目標；那裡響起槍聲後，那裡就會有人倒下，跟着就是一幅大板車搶運死屍或傷者的悲涼圖。

## 裝甲車挑起火頭

廣場西面出現持槍部隊，廣場東面這時也有一支隊伍高喊着“打倒動亂”的口號，直奔天安門廣場。雖然，這支軍隊給市民衝散了。但是，任何人都已經意識到，今晚一定出事了。就在這個時候，西便門方向響起了槍聲，大批全副武裝的軍隊，開入市中心時受到市民的阻攔，他們便一邊開槍一邊往城裏衝。這時，一架軍用直升機也在廣場上空盤

旋。十點多鐘到十二點左右，西便門至少有四十市民、學生被打死。

在當地時間六月四日零時十五分，前門突然衝出兩輛裝甲車，它們分別在廣場的東西兩側風馳電掣地開過，然後在長安街分東西方向開去。裝甲車不僅用最高的車速行駛，而且見人不避，逢物必撞，充滿了挑釁性。這兩輛裝甲車在長安街來回穿梭，其中一輛在建國門將運兵車撞翻倒地，當場將一個士兵壓死。裝甲車在這裏橫衝直撞的目的似乎只有一個：挑起市民的一把火，最好把裝甲車燒了。

市民到底是給激怒了，當其中一輛裝甲車去到天安門城樓觀禮台的路段時，市民們用鐵枝插入履帶，用棉被、毛毡淋上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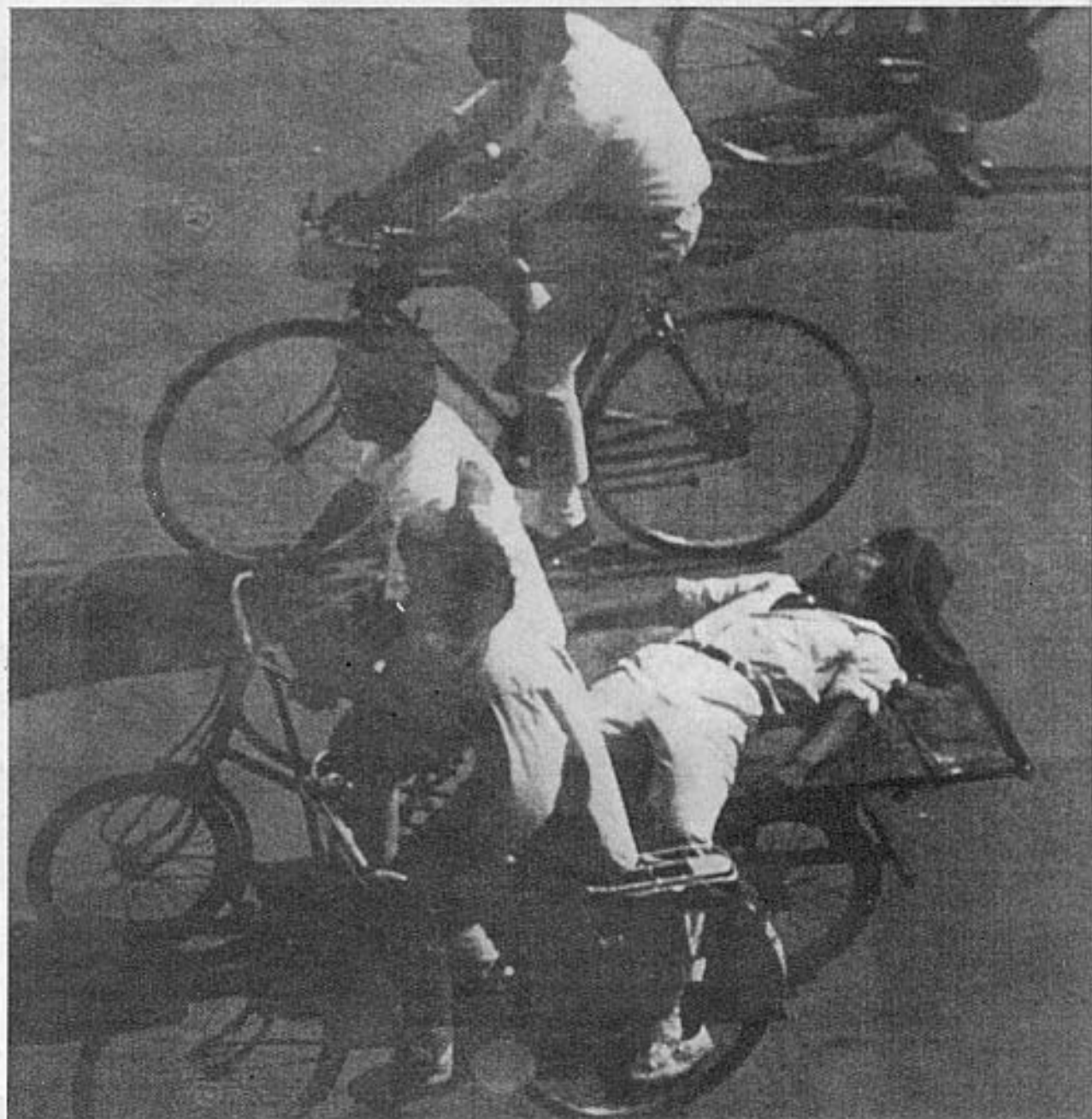


油，把這輛裝甲車燒了，車內逃出來的兩個士兵不是給學生糾察隊保護，就會給憤怒的市民扔進樓下的金水河。學生到了這個時候還保護解放軍，但他們是否知道此時此刻，大會堂的院子裏，博物館的灌木叢中，西長安街的路上，已經埋伏了或悄然引進着荷槍實彈，充滿殺機的解放軍呢？

凌晨一時半左右，記者來到博物館西門，在閃光燈下，看見叢林裏密密麻麻的鋼盔和槍口；記者旋即離開往西長街的方向走去，但是剛剛過了中山公園，前面的市民突然拔腿向東狂奔。記者走前幾步，便給一個人拉了一把，大聲說，軍隊來啦，拿槍

的。他的話音剛落，槍聲已經響起了，有人已經倒下了。天安門城樓西側長安街上的市民，掉頭便往東方向跑去。這支軍隊也跟着追上來，一邊跟，一邊開槍。即使是這樣，人們在狂奔中、呼叫中、怒罵中，多少還存在一絲幻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來的今天，一個共和國政府竟然能夠做出屠殺人民的事情嗎？記者隨人羣退到南池子，這裏已經站滿了市民，人人互相詢問，開槍了，打的是塑料子彈吧？然而，人們對這個政府一絲尚存的幻想，立即被血淋淋的現實粉碎的徹徹底底了。

凌晨二時五十分左右，一串紅色信號彈竄上夜空。天安門廣





憤怒的羣眾放火焚燒放在路中的巴士，試圖阻止坦克。

場接近長安街及城樓的一段已經給解放軍佔領了，他們先向長安街東面驅散羣眾，使之騰出了很大的一塊空地。而整個廣場四周也時不時出現軍隊。在三點至四點鐘這段時間，除了廣場北面完全為軍隊佔領不斷有大批裝甲車、坦克車由西至東開入廣場之外，廣場西側，人民大會堂東也出現了幾批軍隊，但這幾批軍隊當時並沒有開槍。前門也出現了軍隊，幾千軍人佔據前門箭樓的一塊空地，一齊高喊要市民盡快離開。隨後，逐漸演變到追逐市民開槍。

### 廣場燈光突然熄滅

四點鐘，廣場突然全部熄燈。廣場政府的喇叭傳出了“已經轉變為一場反革命暴動”的聲音。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從“動亂”升級為“反革命暴動”，一場大規模的鎮壓已經避無可避地出現在

天安門廣場了。這時，整個廣場約十幾萬人，分散在博物館、紀念堂以及紀念碑周圍。在紀念碑集結的主要是學生，約五千人，三層台階坐得滿滿，碑座下面也坐了一些人。在政府的高音喇叭聲中，四周的槍聲裏，他們坐在那裏唱《國際歌》。

四點四十分，又一串紅色信號彈升空，廣場的燈全部亮了，亮得如同白晝。大屠殺開始了。一位死裏逃生的學生說，一大批身穿迷彩戰鬥服，頭戴鋼盔，面罩防毒面具，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從大會堂方向衝出撲向學生。很快便在紀念碑前面架起了十幾挺機關槍，隨即，另一批手持電警棍，膠皮棍的士兵和武警，從紀念碑的正前方衝入學生靜坐圈，打開一條路向紀念碑第三層衝上去。另一位生還學生補充，當正北的軍人衝上紀念碑的時候，有一批持槍的軍人也從正東方向，衝上紀念碑，他們衝到第三層之

無數坦克開往市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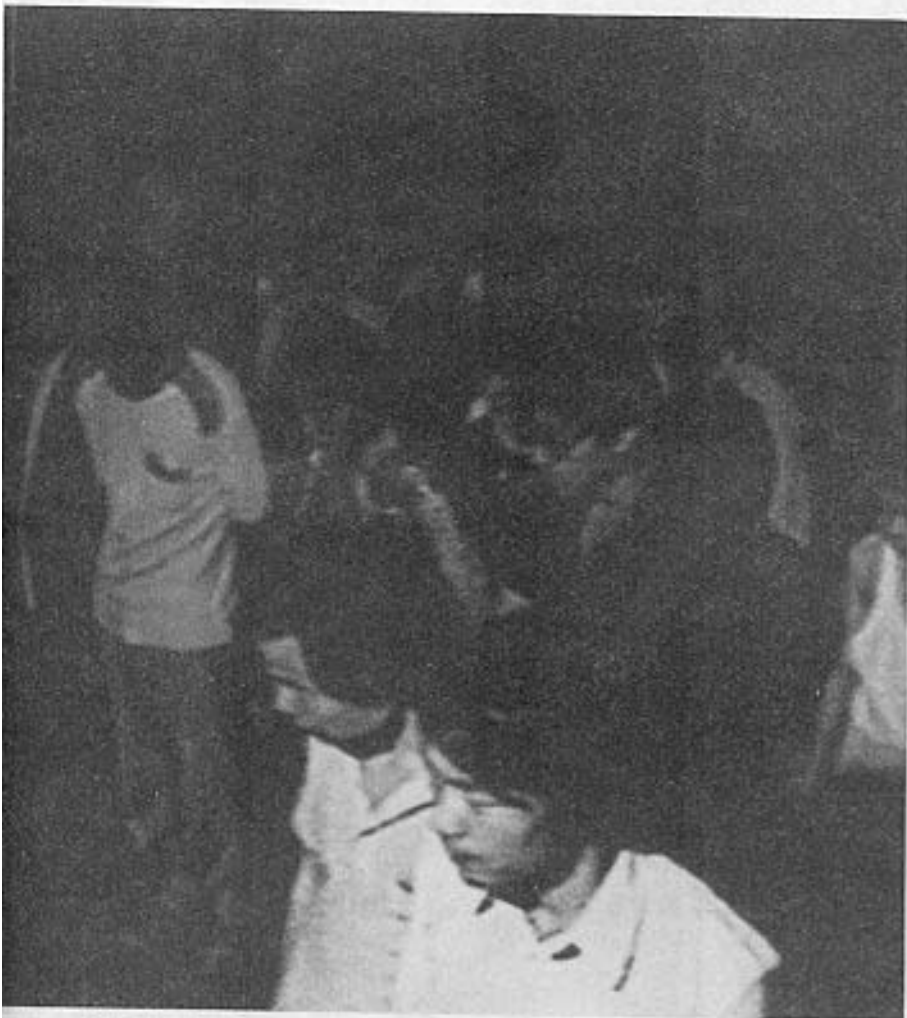
六月四日後，軍隊仍不斷向人羣開槍，一位同胞中彈重傷。



北京大學生在校園悼念死難同學。



北京死難者的親友，到復興醫院認屍。



後，隨即向天空開槍，驅趕學生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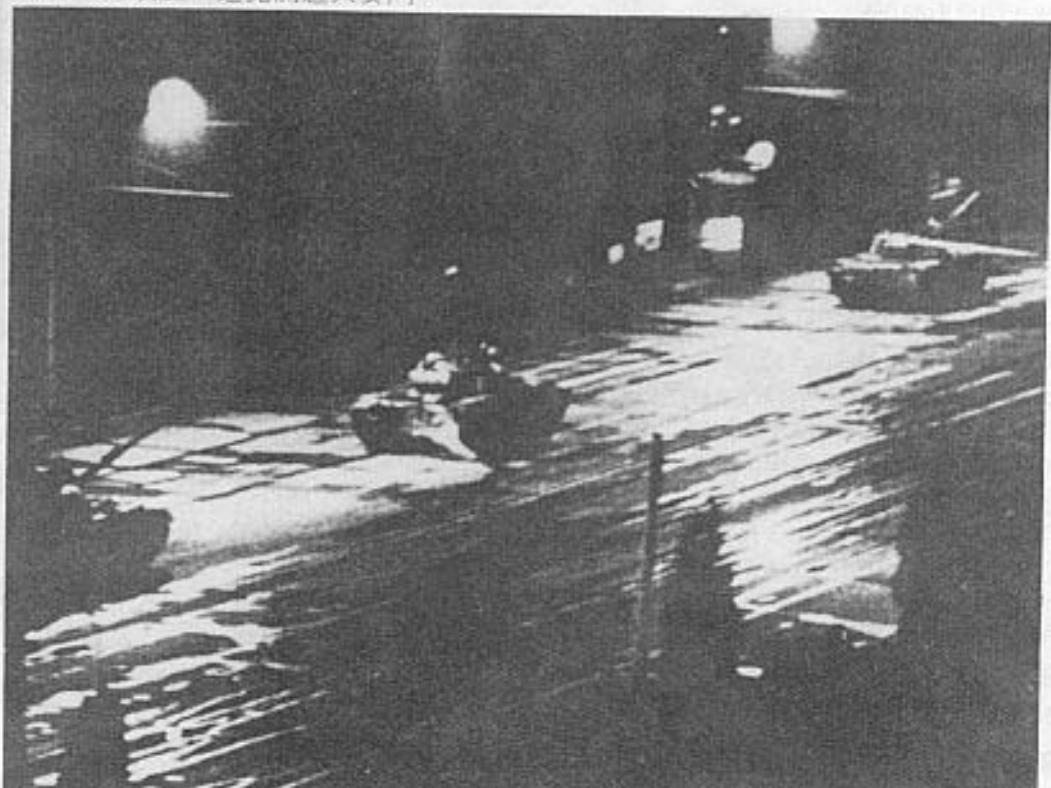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排列廣場的大批裝甲車一齊開動了，其行動至少分兵兩步。一步，一批裝甲車向紀念碑駛去，首先在正面形成一個逐漸收攏的圓圈，只在博物館方面留了一個口；另一步，四架裝甲車一排，分成三至四重的隊形向站立路邊的學生、市民壓去，迫使他們向前門方向撤退，不少學生、市民手拉手，面對步步逼近的裝甲車，一步一步倒退向前門。這時，整個廣場槍聲大作，其中，有不少電光彈是明顯打上天空給人看的。似乎要說的是所有槍聲，都是朝天打的。

### 機關槍平射，坦克壓人

事實是，紀念碑正前方排列的機關槍，全部子彈都是平射出的。當軍人、武警打上到紀念碑第三層時，他們便將學生往下打，一直打到學生退到地面。學生一到地面，機關槍響了，人羣又自然後退上紀念碑台階，一退上台階，機槍就停下。於是，站在上面的軍人又將學生打下去，一打到地面，機槍又響了。而且，裝甲車更向學生壓過來，連



六月四日凌晨，坦克開赴天安門。







一名士兵用手槍指嚇一名市民。



病房內佈滿遇難者屍體。

紀念碑前的旗杆也壓斷了。在這個情況下，學生和少數在其中的工人，市民敢死隊向廣場東面方向突圍。槍林彈雨中，他們終於推翻了兩輛裝甲車，分成四批從這個口子衝出去，最後的一批是在五點鐘多衝出去的。本報記者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學生下到地面才開槍掃射呢？後來看了中央電視台的廣場報導才明白

，如果是朝台階上開槍，紀念碑漢白玉石的浮雕就一定會留下大量罪惡的罪證！

第一批約三千學生衝到博物館台階時，只剩下約一千人了。他們與這裏的市民一聚合，立刻向北一即長安街方向撤退。但是他們向那個方向沒走十幾步，馬上遭到埋伏在那裏的軍人開槍射擊。他們只得掉頭往前門方向跑去。

在廣場紀念碑的學生一批批被掃倒的時候，以廣場為中心，東西長安街為主幹的整個範圍內，軍隊全面出動實行鎮壓：五點，珠市口一批持棍的軍隊向前門衝來，亂棍猛打在這裏的學生、市民，市民也和他們打起來；四點三十分，三十多輛坦克和數不清的軍車由西長安街駛入廣場；五點零五分，由東而來六架坦克十幾輛裝滿士兵的軍車向天安門廣場高速駛去，一路開槍掃射，五點多鐘三輛坦克出現在西長安街驅散正向學校撤退學生隊伍，當場將至少十幾個學生活活壓死，身首異處，腦漿逆流，萬分恐怖；五點四十分，軍隊完全控制廣場，進入廣場的路口全部給排排坦克、裝甲車和全



在臨時停屍間的死難同胞。



副武裝的士兵人牆堵住；六點五十分左右，廣場中央冒起了焚燒“物體”的濃密而大面積的黑煙；七點二十分，站立紀念堂坦克、裝甲車陣前的士兵向圍觀的學生、市民發射催淚瓦斯，並衝前毆打市民……

## 屠殺後的死寂

六月四日，一個沒有陽光的黎明來臨了。本報記者在這個時候知道了幾個數字：政法大學的一個學生從廣場當軍醫的親戚中得知，廣場上能數得出的學生屍體有一千六百多具，除了被坦克、裝甲車碾得不成人形的；國際紅十字會在凌晨2時的一個統計，被射殺死的市民、學生已經有2,000多人；凌晨，一個學生匆匆從六個綜合醫院拿到的死亡數字已超過了一千……

伴隨這些駭人聽聞的數字而來的，是戒嚴部隊不斷開入北京城，不斷有羣衆倒在軍人的槍口下。從北京飯店下望東長安街，差不多每半小時至一小時之間，就會看見部隊舉起槍來，接着一

陣“啪啪啪啪”的槍聲響過，路上行人統統趴下。幾秒鐘後能爬得起來的，沒命的往前跑；沒能爬起的，多已魂斷了。也有的人跑了幾步，回頭看見有人起不來，就掉過頭來救人，他們呼喊騎車過路的幫忙，三、五個人救一個的搶救出好些人。

記者留心觀察之下，發現部隊射殺羣衆的，有衝鋒槍、自動步槍，也有手槍。

稍後，記者趕往醫院去看，但見醫院的病房全都堆滿了死傷者，血迹斑斑。據說，戒嚴部隊曾到醫院擄拿學生，但被院方拒絕了。

陰沉沉的天，終於下起大雨來了。雷聲嘩嘩，電光閃閃。街道上的士兵，淋着大雨蹲在坦克旁邊打哆嗦，可能是殺得累了，更可能是殺得怯了。

入夜，百多輛坦克由東向西駛入天安門。

屠殺後的死寂。更添幾分恐怖。



大屠殺後，  
天安門廣場上被燒毀的帳篷、  
自行車堆積在紀念碑一側。

# 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

——一個倖存大學生的控訴

我是清華大學生，現年二十歲。昨天晚上，我一直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目睹了軍隊向我們靜坐學生及市民開槍鎮壓的全過程。

我的好幾位同學已經被槍打死了。我的衣服上還染着他們的鮮血，我願以一個倖存者、見證人的身份，向世間一切愛好和平的善良的人們披露我所看到的槍殺的全過程。

## 學生交槍軍隊不收

坦率地說，我們昨天下午就知道軍隊要真正實行鎮壓的消息。原因是有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人在下午四點左右打來一個電話（電話是打給廣場附近一條胡同的傳呼電話站，這裏的人叫我們學生負責人去聽的），這人在電話中明確地告訴我們即將進軍天安門強行清場的情況。這個消息引起我們的警覺，我們緊急商議後採取一些措施，力求緩和矛盾，避免大流血。

當時我們學生手中有二十三支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這是前兩天與軍隊發生衝突時，從他們手中繳獲的。「高校自治聯合會」召開會議後決定，為表明我們同學「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初衷，立即將槍彈送還戒嚴部隊。昨天晚上，我們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下與軍隊聯系此事時，一位軍官表示，奉上级指示，他們不予接收。商談無效，同學們便在夜間一點左右，因為這時情況已經極度危急，在紀念碑台階上銷毀、砸爛槍支，把燃燒彈卸開，倒出汽油，以防被壞人利用，或被當局作為學生殘殺軍人的「罪證」。

## 學生心中尚存希望

然後「高治聯」在廣場中通知大家，局勢十分嚴峻，鑒於流血難以避免，希望廣場一帶的學生和市民離開，但仍然有大约四、五萬學生和十萬左右的市民堅持留在廣場上。我當時就沒有走。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氣氛的確非常緊張，同學們是平生第一次經歷這樣的險惡環境，說不害怕那是假話，但大家已經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意志堅定（當然也有同學認為軍人不會真開槍往死裏打），總之，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在鼓舞我們，那就是：同學們將為中國的民主和進步作出犧牲，這是有價值的。

十二點鐘以後，也就是兩輛裝甲車從前門分別在廣場兩側急速開過以後，情況越來越嚴重，官方的高音喇叭反覆播送「通



六月三日凌晨，軍隊在長安街被市民攔截。

知」，頭戴鋼盔的軍人密密麻麻地由四周圍向廣場，黑暗中，在歷史博物館頂端，可以看到架出的毫不隱藏的機關槍。

當時我們全部同學都緊緊退縮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我留心計算了一下，同學當中，男生大約佔三分之二，女生佔三分之一；北京高校學生約有百分之三十，多數是外地大學生。

凌晨四時正，廣場上的燈光忽然熄滅了。廣播裏又傳來了「清場」的命令。我當時心裏有一陣很緊張的感覺，好像只有一句話：這個時刻到了，這個時刻到了。



北京市民在觀看一輛被燒毀的運兵裝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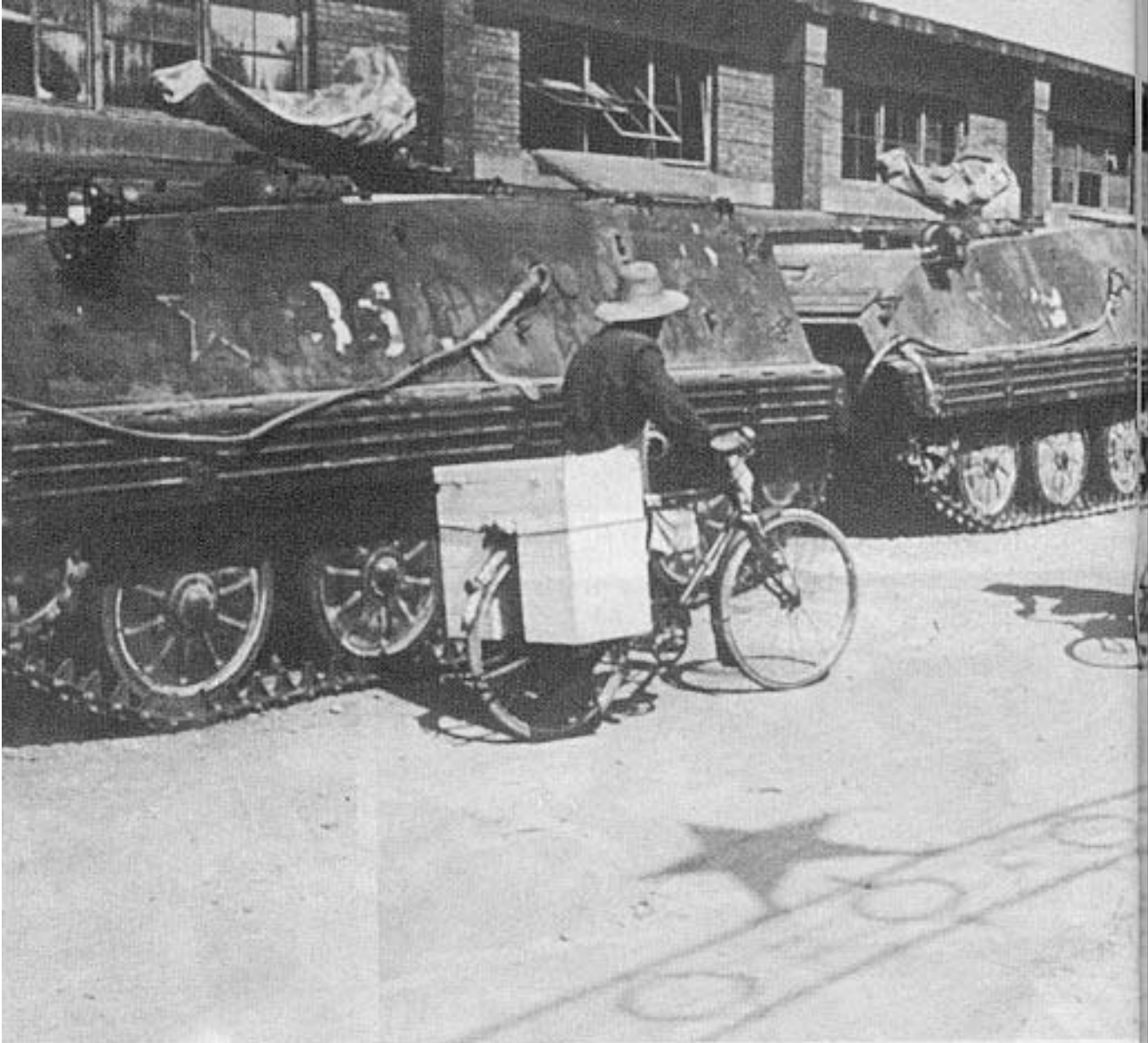


一列成嚴部隊的坦克。



## 十餘機槍一字架開

當時，參加絕食的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協議同學們和平撤退。但是同學們正要撤退之際，四點四十分，一串串紅色的信號彈升上了天空，緊接着，廣場的燈又全部亮了。我看到廣場的正前方全是士兵。這時，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方面迅速地跑出一支部隊，他們全部穿迷彩服，持衝鋒槍，戴鋼盔和防毒面具。這裏插一句。在六月三日傍晚六時左右，我們曾經跟大會堂西門的一個團的軍人談判，他們的團長說過，他們只是接應部隊，到時與學生直接見面的會是四川來的部隊。他保證不會向學生開槍。也許，現在跑出來的就是四川兵



一輛裝甲運兵車。

了吧。

這支部隊一衝出來，首先在紀念碑正前方一字型地架起了十幾架機關槍。機槍手全部趴在地上的。槍口向着紀念碑的方向，背對天安門城樓。當機槍一架好，馬上有大批的軍人和武警（武警與軍人的區別一是服裝，二是鋼盔。武警的鋼盔比士兵的大，而且有護耳蓋）手持電棒、膠皮棒和一些我沒見過的專門武器從紀念碑正前方衝入我們靜坐的隊伍，使勁的打，把我們的隊伍打開兩邊，他們就這樣打開一條路，一直打到紀念碑的第三層。當時，我親眼看見已經有四、五十個學生被打得鮮血滿臉。在這個時候，候在廣場的裝甲車和更多的軍人也圍過來了。

裝甲車在我們的周圍圍成了一個大的緊密的包圍圈，只是在博物館的方向留了一個口子。

## 打下碑後亂槍掃射

另外，打到紀念碑第三層的士兵和武警把我們設在上面的廣播設備、印刷設備、汽水全打爛以後，就把上面的學生打到下面去。我們一直沒有起來，只是手拉手，唱着《國際歌》，喊着「人民軍隊不打人民」。但是，被那麼一大幫人在上面棍打腳踢，坐在紀念碑三層，密密麻麻的學生就被迫往下退了。

當第三層的學生被打退到地面的時候，機槍響了。有的士兵是跪着端起槍掃射，這些子彈是



從頭上擦過；趴在地上掃射的，子彈全部打在同學的胸膛和頭上了。一見到這樣，我們又只能往紀念碑上面退了，我們一退上了紀念碑，機槍就停了。但是，在紀念碑上的軍人又把我們打得退下來，我們一退到地面，機槍又掃射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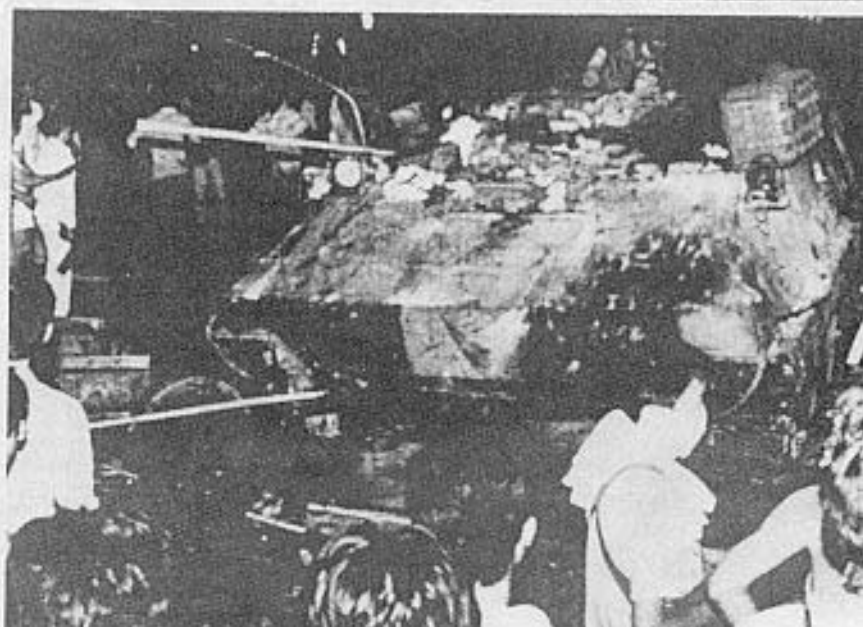
這時，工人和市民敢死隊的人急了，他們摸起能作武器的瓶子、木棍就衝過去與軍隊對抗。在這個時候，高聯下達了向廣場外撤退的命令。這時還沒有到五點。

## 踩着屍體衝開缺口

於是，大批同學們往裝甲車留着口子的方向衝去。喪盡天良的裝甲車這時卻把原來的口子封死了。而且，三十多輛裝甲車還向人羣壓來，一些學生給輾死了，連紀念碑前的旗桿也給輾倒了。這一下子，整個廣場大亂了。我沒想到同學們是這樣勇敢的，我們一批人上去推裝甲車，這批人給子彈打倒了，又一批人就踩着前面的屍體又衝上去。終



三十餘輛裝甲運兵車在六月四日上午於北京木樨地被燒毀。



北京市民圍觀一輛冒煙的裝甲運兵車。

於將一輛裝甲車推開了一個口，我和三千個同學就是在槍彈中衝了出去，衝到了歷史博物館門口。衝到這裏，這一批人只剩下千多人了。

這時，博物館門口還有很多市民，我們跟他們一會合，見到情況這麼惡劣，大家立即向北即天安門方向跑，但是剛剛沒跑幾步，北面樹林就響起槍聲，不見人，只見到槍口的火光，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立即轉向南即前門方向跑去。

## 機槍掃射達廿分鐘

我當時是一邊跑一邊哭，我看見第二批同學正在機槍的掃射下往外衝，看到衝出來的路都趴下了很多人，我們都哭了，一邊哭，一邊跑。我們這批人剛剛跑到前門，就迎面碰上了從前門方向跑來的大批軍隊，他們是從珠寶市方向跑來的。他們碰上我們沒有開槍，都是拿着大木棍，往我們身上使勁的打。在這同時，前門衝出了大批市民與這批軍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保護我們向北京站的方向突圍，這批軍隊就在後面追我們。這時是凌晨五

時。廣場的槍聲也稀落起來了。後來我在國際紅十字會見到了同學，他告訴我，五時最後能跑出來的都跑出來了。機槍掃射全過程約二十分鐘左右。

最令我難忘的是，我們清華的一位男同學（江蘇籍），他被機槍打傷流血，依然與我們一同逃跑，半路上他堅持不住了，從後面撲在我肩膀上說：「你扶我一下吧！」當時我兩臂攙着兩個體弱女同學，沒來得及救，使他倒在地上，人羣紛紛踏在他身上，……他肯定死了，你看，我背上還有他的血跡，當時他半邊身體都是血。



一名男子挺身走在一隊行進中的坦克隊前，大聲痛罵士兵的獸行。

天安門廣場上的戒嚴坦克。



一輛坦克正開往建國門內大街部署。



一名穿民裝的高級軍官正在向一批士兵訓話。





北京市民到醫院認屍。

## 奮不顧身搶救死傷者

我永遠忘不了同學被槍擊倒，大家奮不顧身搶屍和救護傷者的情景，有些女同學，脫下單衣為同學包紮傷口，身上已經沒有衣服可再脫了……

我們這批人跑到了北京火車站後，我和兩個同學再回到廣場，這時是早上六點半。前門圍了很多很多市民，我跟着市民往裏走，走到紀念堂時就再走不進去了。幾排裝甲車隊就在那擋着，士兵也站成人牆。於是，我走到路邊爬上樹叉，看到廣場的士兵正拿着大塑料袋裝學生和市民的屍體，一個屍體裝進一個袋裏，然後用大帆布布下蓋成堆。

## 士兵不讓醫生救人

在這裏，我碰到了一個和我同一個部的同學，他是第二批衝出來的。他告訴我，死亡人數很

多。士兵還不讓國際紅十字會的救護車進場救受傷的市民和學生。我和這個同學立刻趕到和平門的國際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看到很多打傷的人都是用人力三輪車送來的。這裏的醫生告訴我，一輛進入廣場的急護車被士兵開槍打着火了。我在這裏見到了第二、三、四批衝出來的學生，他們說，很多受傷倒地的同學都躺在廣場。

七點二十分左右，我又折回廣場，問了一下情況，特別問了十幾個上了歲數的人，他們都說，廣場的人行道上市死的人都是人挨着人，軍車支起了帆布，不讓市民看見。他們還說，進了很多軍車，把受傷的人抬上軍車，不知運去了什麼地方。

大約是七點半吧，廣場的士兵突然向這裏的人發射瓦斯，大批士兵也向人羣衝來，這時，我再次向北京站跑去。在往北京站的路上，看見第一、二批衝出的學生，他們都在哭。



六月七日，北京市民遙望在天安門廣場。

士兵及坦克在街上掃蕩。







六月八日，曾經熱鬧一時的廣場，只見士兵和坦克。

佈防的大批軍人和坦克。



一個北京家庭，在火葬場的喪禮中痛不欲生，他們的十七歲兒子死於屠殺中。

## 居民領同學回家避難

高校聯給我們北京同學的任務，是負責將外地同學送到火車站。我把這些學生帶到候車室，想送他們回去，但是站的負責人說，火車全不通了。我們只好又走了出北京站。這時，周圍的市民大批地圍上來，說願意領同學到家裏避難。很多市民很難過，都哭了。北京市民真好，他們真好。

一共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我堅信，總有一天，人民會算清楚的！

悲觀？不，我不悲觀。因為我看到了民心，看到了正氣，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的一些同學死了，更多人的傷口在流血，我是一個倖存者，我知道該怎樣去生活，我不會忘掉死去的同學，我也深深地知道，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都會理解我們、支持我們！



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毛澤東主席像亦被羣衆掛了一條黑紗悼念遭屠殺的死難者。

出版／印刷：香港文匯出版社有限公司

編輯／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組

發行：利源書報社

版次：1989年6月13日第二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鳴謝

本書所用圖片，大部分由香港文匯報北京採訪拍攝，其餘由各大通訊社拍攝，包括美聯社、合衆國際社、路透社、法新社、中國新聞社等。謹此致謝。



威爾遜的喊話——小但德維克司的陣地維多



一個人倒下去，  
千百人站起來，  
鎮壓團結一致，  
不讓人民，  
爲中國的民主、自由而奮鬥！